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二

僖公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後為密州膠西縣地今山東膠州西南有黔陬城葛盧介君名附庸無爵

左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昌衍杜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南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守

朝也不能行朝見之禮

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介僻處東隅其來於魯與郳黎來同不能行朝禮故書來畧之也

公至自圍許

溫之會公朝于王所不以王所致而曰至自圍許所以著溫之會意在謀許而不在尊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晋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會上公羊穀梁有公字翟公羊作狄翟泉杜注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今古城在河南洛陽縣東北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王子虎下盟列國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傳言諸卿所以見貶

是會為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而公在焉乃貶而稱人諱不書公

何也翟泉近在王城之内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上盟王子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此正其本之義也按晉文三大盟會此其一也既非踐土王子涖盟之比又無于温自嫌之心瀆分亂常莫此為甚春秋所以惡之

秋大雨雹

左傳秋大雨雹為災也

劉向曰盛陽雨水温煖而濕熱隂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雹者隂脅陽也胡氏以為魯之政在大夫故有是兆

冬介葛盧來

左傳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好好貨一歲再來故加之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葛盧復來而明年有侵蕭之事則其再至非無故而修禮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覵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齊霸國之後與晉同盟狄之侵齊蓋料晉方圖鄭而不暇救也齊桓名陵之後狄加兵於晉晉文城

濮之後狄加兵於齊而桓文皆置而不問以楚人僭王力爭中夏其志不測恐力分於狄而不能禦楚耳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雙玉曰穀魯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歂治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恐元咺拒已故賂周冶 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 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 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屢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公羊傳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時已得天子命還國于道路遇而殺之故坐之與至國同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元咺以臣訟君君入則已奔君執則已歸不臣之

罪固不容誅乃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晅雖有罪而衛侯賂其臣使殺其同列而求入焉則討之不以其罪矣衛侯在外而稱國殺待殺而後入也

及公子瑕

穀梁傳　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瑕之見殺以元晅欲立之也然使瑕安於其位則當與衛剽之書爵同經書公子是瑕能拒晅辭其

位而不居也衛侯告殺必以討篡為言魯衛方睦舊史承告而書未必不蔽罪於瑕經以公子冠瑕而書及則釁由元咺而瑕本無罪可知矣此孔子之特筆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晉入執衛侯歸京師元咺君入則已出衛侯自楚歸衛元咺出奔晉以為不臣也

自晉歸衛

衛侯出奔於楚見執於晉皆不名今既歸國何以名之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春秋所深惡也諸侯之執不書歸其書歸者危不得歸也諸侯之歸必稱復不稱復者其義當絶也或曰難則書復易則第書歸義亦可通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杜注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今屬河南開封府

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鄰倍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

困鄭在東故曰東道主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晉君謂惠公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公焦瑕杜注晉河外五城之二邑在今陜州南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廣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

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獻俘踐土鄭伯傅王温之會同朝王所而翟泉之盟不與故晉以貳于楚討之先儒皆據左傳謂晉侯秦伯親將貶而稱人而以經考之自陽處父伐江以前外大夫無以名見者凡稱人皆大夫將之

辭耳

介人侵蕭

蕭宋附庸也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豈懼為宋所忌而預附於魯以求援與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閱周公名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

蓺稻黍也以象文鹽虎形以象武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此聘晉之始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襄仲即公子遂遂初聘于晉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不從公政令也

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謂若即言如京師如晉則

同周于晉叛而不尊天子故云遂使若公子遂因聘周而自往晉也

天王使宰周公下聘必因晉侯帥諸侯再朝重禮以報之而因及齊魯諸大國也魯君不能躬拜王命而使公子遂報聘又比周於晉不待賍絶而惡見矣凡書遂有以二事出者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也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其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魯地杜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館候館也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言獲地之多杜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言魯未嘗伐曹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班者徧還

何以言取曹田之辭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濟西故魯田見侵于曹歷時既久不得復為魯地故以取邑之例諱之

濟西之田不繫曹者明其為魯田也復故田而謂之取何也借晉人之力而彊取之則與取非其有者同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取已之有而不以道其罪難知聖人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往年宰周公來而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今復以濟西之田使遂如晉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直書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于古典慢瀆

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土謂社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盡八極之內天地之所覆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曷言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猶縱也卜郊不吉則不敢郊故免牲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為膚按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已止也何以書譏不

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 夏四月不時也郊春事也四卜非禮也四卜則入夏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玄端黑衣接神之道玄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全曰牲傷曰牛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天子以長至之日郊祀上帝孟春辛日祈穀亦謂之郊魯僭祈穀之郊已為歲事之常矣春秋欲削

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則有不勝書故因禮之變而特書以見義也凡郊三卜不從則不郊三不吉而至於四失禮又甚矣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未牲曰牛既卜曰牲免牛猶可再卜牛至卜免牲吉則不可郊明矣故不復言不郊望望而祭之郊之細也周官四望蓋望四方魯望止於三公羊謂大山河海鄭玄謂海岱淮賈逵服虔謂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杜預因之而胡氏安

國獨取公羊之說於理為近要非諸侯所得為也

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詞

秋七月

附錄左傳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令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清原杜注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在今山西稷山縣西北）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令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

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昏姻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求婦非正也婦言不踰

閫閾越竟而為子謀昏失婦義矣故謹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杜注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今直隸開州有

顓頊城

左傳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

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享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

狄嘗入衛齊桓率諸侯為城楚丘以定之今為狄所圍又自遷于帝丘夫立國在於自彊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春秋書此以見衛之不能自彊而晉文衰暮無以大庇諸姬亦可見

矣

附錄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洩駕鄭大夫傳為納瑕張本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三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秋衛人及狄盟

及者衛為志不地者盟於狄也衛畏狄彊遷都避之令不能聲罪致討乃乘亂而掠其境則不武又就其地汲汲而與之盟則非禮春秋書之以罪衛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呴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士卒勞而無所得必生悖戾之心害及良善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杜注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

傳

晉文公之入也左氏言之甚詳而經不書何也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若告命不通記注文闕聖人因魯史以作經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北門王城之北門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無禮謂過天子門不

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乘韋四韋也皮熟曰韋生曰革古者將獻遺于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弦高知秦將襲鄭欲敗其謀故詐言君命步猶行也積謂芻米菜薪衛捍禦之具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秦杞子逢孫揚孫戍鄭鄭人館之至是聞弦高之言使視其所為則束載厲兵秣馬矣果見三子欲為內應使皇武子

辭焉（皇武子鄭大夫）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原圃具囿皆圃名杜注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蓋明示三子已知其情）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穀梁傳　滑國也

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末滅也詐謀不遂

又肆悖心以滅無罪之小國而不虞晉之擬其後

非道失謀其困也宜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聘禮賓至于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去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是來有郊勞去有贈賄也敏審當于事也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

傳

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平舊怨也令國歸父來報遂之聘也古者諸侯邦交其禮甚簡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至國歸父來聘而大夫之交政列國者紛紛無制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敗秦下左傳穀梁有師字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殽杜注在弘農澠池縣西在今河南永寧縣北）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師還過晉竟先軫謀邀而伐之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

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滑與晉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傳車起姜戎之兵欲其速也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

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墮毀也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矯稱襄公命贈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孟明知其詐乃遥于舟中稽首拜命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

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于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降名稱孤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稱國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

死必于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其地險隘一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由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揖其父于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蹲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師既出當遂往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然而上議猶豫留往之項也要邀也匹馬隻輪無反者言盡獲之其

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或曰襄公親之（親將）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詐卒也齊人語也）此何以日盡也（盡俘之惡其不仁）

穀梁傳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滑無備故言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

也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于殽亂人子女謂入滑之時縱暴亂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言其老無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于是尸女者收女尸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畏秦伯怒故云彼我必有死者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

者倚輪一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雋之輪

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秦自十三年圍鄭已識地形又見齊晉更霸宋楚爭衡乘晉文新歿逾周而襲鄭使其謀得逞將據鄭以力征東夏蠶食諸姬其無王之心未必不同於荆楚晉襄要而擊之隻輪不反終春秋之世秦卒不能逾晉而東故敗殽之勲等於城濮先儒乃以墨衰即戎為晉子罪誤矣國君之孝異於匹夫

社稷之役可以變禮故魯公禽父在喪而從金革孔子與之誓在尚書論具禮記且春秋之法外以諱為善故特書晉人若晉子未嘗在師者然如以為貶則凡會盟侵伐以喪出而稱爵稱子者乃得為褒乎陸氏淳謂孔子許其以權變禮故為之諱卓矣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

晉先君有文侯而重耳復謚為文非禮也

狄侵齊

左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狄閒晉喪而侵齊殽師方罷營葬先君齊晉懸隔千里即有赴告晉師非踰月不能出緯何及於狄先儒既以墨衰禦秦責晉而又以不能攘狄罪之義無所處矣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訾婁邾地當在今山東濟寧州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僖公懐升陘之怨以晉文始霸不敢興報怨之師晉文既殁秦狄交訌故乘其閒而再伐邾以取利焉齊桓之殁楚宋爭霸魯亦閒之而再伐邾每乘霸國多事而陵弱暴寡何以為秉禮之國乎

晉人敗狄于箕箕杜注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在今山西大谷縣東南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子白狄之君子爵也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謂不顧而唾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杜注晉邑今山西河津縣東有冀亭冀缺即郤缺耨鉏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弒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

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秦謀襲鄭狄攻齊衛乘文公之新殁而爭衡於中
夏也晉子敗秦于殽又敗狄于箕而霸統遂定諸
侯實服其功甚偉且皆應敵之師而先儒多以為
病亦未揆於事理之實耳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報國莊子之聘也天王下聘不朝於京師齊國歸
父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戴記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小寢燕息之地也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

為正則一爾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羊作霣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定元年隕霜殺菽此年隕霜不殺草重謂菽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實之為言猶實也子實也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既隕而草不殺固已異矣梅李再榮非時而成實陰陽失序物反其常

先儒以為魯政不綱三桓盛彊干權擅國咎徵之先見者也

晋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晋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

陳鄭久服於楚晋人討許不用齊魯宋衛之師而獨與陳鄭同役以繼文之業席敗秦敗狄之威楚人不敢北鄉職是故也而先儒皆以為譏亦過矣

附録左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子上即鬬勃陳蔡成遂伐鄭將

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鄭之外僕髡髮而名屯者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杜注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今屬河南開封府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杜注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有文德者不犯順意謂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有武德者不棄敵意謂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

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大孫伯即成大心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譖之葬僖公緩十一月僖公薨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作主非禮也二文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于祖尸柩已遠

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于卿大夫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于吉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張永浙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五

文公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周 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 穆公二年

齊 昭公七年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弒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

宋 成公十一年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弒弟文公鮑立

晉 襄公繼霸二年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皋立是年趙盾為政

衛 成公九年

蔡 莊公十九年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公申立

曹 共公二十七年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共公六年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弑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 文公四十二年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許 僖公二十九年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成王四十六年魯文公元年冬商臣弑成王而自立為穆王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始爭霸

秦 穆公三十四年○秦用孟明以為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
公元年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三

文公 名興僖公之子母聲姜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 繼正即位正也 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恐莊閔僖不言即位皆繼弑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

年無君也即位必以歲首正始也自古通喪三年告廟則冡宰攝而行之如伊尹祠於先王是也惟即位臨羣臣則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例事畢即反喪服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魯自隱至文桓公弑立外惟文公書即位蓋國無變事舉行其禮則史書其事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日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子叔服能視人顏色知吉凶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公孫敖長子文伯難公孫敖次子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身者也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年

公孫敖奔莒傳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言會明非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凡崩薨卒葬人道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甚害於王法如君弑賊不討吳楚稱王之類則聖人有削而不書以示義者矣諸侯使卿來會葬不書常事也王使來魯則無不書尊王命且以著魯不朝聘而王數加禮為失政也王於諸侯有弔贈含襚之禮而使人會葬則諸侯相交之喪紀也況天王之喪葬魯君不聞親赴而王臣先至以待諸侯之葬期冠履倒置至此極矣

附録左傳　于是閏三月非禮也于歷法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識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步也日月運轉于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謂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為歷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各剩一日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故言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穀梁傳 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以十二月薨以四月葬於禮為合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衛其字也諸侯為王卿士者

公羊傳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

異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穀梁傳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命所當錫者三終喪入見則有黻冕圭璧之錫禮所謂以士服見天子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也歲時來朝則有車馬衮黼之錫如采菽之詩所稱是也敵愾獻功則有彤弓旅矢之錫如彤弓之詩所稱是也然是三者皆諸侯至王所受之天子無往錫之禮今文公居喪始越五月既非初見之時

又無繼朝獻功之事毛伯之錫何為哉故書以譏之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杜注在潁川新汲縣東北今河南扶溝縣西有匡城晉襄公既祥祥謂小祥也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南陽杜注河内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

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昭子衛大夫食戚邑

齊桓於霸為盛而業止其身晉文得國日淺視桓少遜而子孫繼霸者凡十世則以襄公克纉父功尊奬王室故威加諸侯而霸業不替如衛侯不朝將告于諸侯而伐之乃能聽先且居之言朝王于溫而後往伐可謂知禮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叔孫得臣如周拜得臣叔牙之孫如周謝錫命

不自朝而使卿拜命終喪之後又不類見慢王之罪其可逭乎趙氏鵬飛以拜命為非謂釋衰服皷於心不安說亦無據在禮喪公弔之必有拜者使人拜未聞遂釋服也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于陳以晉伐告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報伐示己力足以距晉我陳侯也言為衛以辭謝晉求和衛孔達帥師

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衛人聽陳共公謀使孔達伐晉夫古者越國而謀必義事也今陳與衛不謀以小事大之禮而乃稱兵報伐他日陳為衛請而執達以說其為謀也過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戚杜注衛邑在頓丘衛縣西今直隸開州北有古戚城

左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公孫敖即穆伯

慶父之子也

魯之三家雖自僖公而僖之世尚未見其恣也及文公之初則已專盟會矣夫諸侯非王命自為會猶以為罪況以列卿上會霸主豈非政逮大夫之漸乎魯與晉交失之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公羊穀梁作髡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

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江芈成王妹嫁于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弑君）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太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

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宫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宫

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中國君卒正者例日篡立不正者不日夷狄君卒皆略而不日今書日謹識商臣之大逆耳不以明髡正與不正

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特書世子以著其罪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所以明有君之尊也楚頵僭王在位四十六年陵暴列國戰克攻取毒被天下終以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所謂不善之積必有餘殃豈不信與

公孫敖如齊

左傳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諸侯初即位於列國有通嗣君之禮然得臣聘周而敖聘齊等周於齊失禮已甚或謂聘齊以請婚在喪謀婚尤為非禮不貶而惡見矣

附錄　殽之役在僖三十三年 左傳 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典誦之言則聞之若醉 匪用其良覆俾我

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杜注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陝西白水縣東北

左傳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

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因上文萊駒失戈故言禽之生死皆曰禽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

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遄疾也沮止也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言念其

祖考則宜述修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秦穆公邀利以取敗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師出無名故不稱伐晉襄公得志於殽可以已矣秦兵再至不修文告以卻之而逞志於再戰是主乎戰者也故言及盡秦穆憤於敗而不能平晉襄狃於勝而不能屈血氣用事無理義以養其心終於稔怨結雠黷武殘民而已春秋書秦晉之戰所以為世

之不能懲忿窒慾者戒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公羊傳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 主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 練主用栗 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

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別也用栗者藏主也藏于廟室中堂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

穀梁傳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此雖為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

在三年喪終傳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

作主常禮也何以書蓋喪主作於方葬之時吉主作於小祥今僖公之薨已十有五月乃始作主慢甚矣故書之譏不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因朝而盟始此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羊傳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　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凡盟必書地其不地於晉也公在喪未朝天子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乃使大夫盟公以辱之是以没不書公諱之也齊晉霸業正盛時未嘗使諸侯受盟於其國魯閔公襄公童子侯也桓公出

盟閔公于落姑悼公出盟襄公于長樗不敢以非禮加諸侯也而襄公乃使大夫盟公於國都故諸侯懾於其勢而心不服此晉霸之所以易世而衰

與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縠梁作穀

穀梁作穀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斂杜注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在今河南滎澤縣東北此外大夫書名之始

左傳公未至朝晉未歸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堪卿事故書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穀梁傳

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大夫張也大夫之張君使之也或疑當時君權尚尊非如襄昭之際大夫專國然防微杜漸不可不謹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
公羊傳

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云言也言有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不雨之月歷時而總書與僖公之每時一書不雨者異蓋僖公有閔雨之心文公無望雨之意也不雨止於七月則八月雨矣雨亦不書見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知其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妾織蒲言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

有其爵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三不知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陳者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鄉明穆取北面尚敬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識何識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文公

以僖公為閔公庶凡升僖公于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

穀梁傳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合也嘗秋祭 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祫祭者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于大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祭畢則復還其廟 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謂天道先尊而後親令亂其上下不仰法天也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

尊此春秋之義也

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為下事張本則稱事此大事于大廟蓋祫祭也祫者吉祭不言吉者主為逆祀書也閔僖二公昭穆雖同世而繼序有先後閔公弟也實為僖之君僖公兄也實為閔之臣入廟之主有定序僖不得先閔明矣今文公私於其父序兄弟畧君臣升僖之主於閔之上非禮甚矣公穀皆以大事為祫左傳無明文而杜預

以為禘公羊注又曰三年祫五年禘皆非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耳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自入春秋至此惟魯大夫帥師以名見外師非君將恒稱人外大夫自士轂專盟始以名見陽處父

專將始以名見而餘猶稱人大夫雖張而未甚也至晉秦結怨勦民報復無已則不待貶而惡見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僖公以十二月

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用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于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疾痛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于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變者變慟哭泣也念親者聞欲為已圖昏則當變慟哭泣況乃至于納幣成昏哉

昏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譏喪未終而圖昏也婦姜之迎在四年夏喪服已畢何以譏之蓋事莫

重乎志故曰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逆婦雖在三年外而納幣尚在喪期之内未祥而行嘉禮哀戚忘矣志可問乎春秋此義使人抑情以去私其垂教切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杜注姬姓國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按漢志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屬蔡州今河南汝陽縣東南有平輿故城沈亭在其地窮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

左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莊叔即得臣以其服于

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晉襄繼霸未嘗一出與諸侯會盟而使大夫主之自伐衛而後軍政亦委之大夫其志益怠矣方是時商臣有覆載不容之罪國人惡之使晉襄能伸大義親帥諸侯以討楚則商臣不能自安楚人必有因敵勢順衆心起而討賊改立君以聽命於諸侯者如此則有光於桓文矣乃視非己事而使大夫主兵伐其與國之小者商臣以是料晉之無能

為是以沈雖潰而圍江之師旋出也

附錄左傳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

公羊傳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穀梁傳 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

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

王子虎者穀梁以為即叔服然左氏於叔服稱内史於子虎稱王叔文公而後此星孛入斗之時叔服復見於傳則非王子虎明矣踐土之役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蓋天子之秉政者王臣無外交今死而赴告於魯故書以譏之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杜注晉地今山西臨晉縣東南王官谷有廢壘即王官城也郊杜注晉地當為今臨晉平陽閒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杜注在河東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陸縣南大陽渡即茅津也有古茅城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

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喻子桑有舉善之謀

舊説秦伯知過復貳故貶而稱人非也考之於經惟戰韓稱秦伯蓋兩君親戰若書秦人則疑晉侯見獲於秦大夫其餘終穆公之篇皆書秦人未有稱爵者又謂晉人畏秦而不出秦伯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其自誓之言亦非也考

之傳記則踰二年而穆公卒何由知其自悔而不報乎先儒曲生義例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皆因書錄秦誓謂孔子以穆公為賢不知誓詞有足為天下後世法者故不廢其言至其窮兵報怨則備書於春秋以著其罪猶化工賦物生殺並行而不相悖也

秋楚人圍江

左傳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自齊桓之霸江黄以近楚之國並從齊盟楚深憾之滅黄已久今復圍江亦以晉不能合諸侯以討其弑逆之罪故輕視中國而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左傳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傳 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

茨盡矣茅茨猶盡則嘉穀可知茨蒺藜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異之大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此書公如晉之始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詩小雅義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愼儀賦詩曰樂且有儀故荅以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

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晉人懼無禮而請改盟於公為不辱故適晉書而反國亦致不書地盟於晉都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羊穀梁無以字外大夫書帥師自此始

左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不書不親伐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公羊傳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諼詐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為其勢必當引圍江兵還自救也故云爾

穀梁傳 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大夫帥師以名氏見大夫彊也春秋於侵伐多不言所事此書伐以救何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也是時楚商臣負弑逆之罪恃彊凌弱

晉襄不能大合諸侯奉詞伐罪而獨遣一軍又不敢徑造江之城下而聲言伐楚一遇子朱即避之而返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畏怯甚矣故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以者不以者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附錄左傳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　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君小君也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主內主也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為十八年姜氏歸齊張本

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謂不書逆者之姓名不言如齊

不稱女不書至也　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謂夫人乃齊大夫女賤不可奉宗廟故略之

穀梁傳　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　昏禮成于齊故在齊便稱婦　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　怪稱婦速故設為問辭而反覆推之　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　非責　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于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

納幣卿行則逆婦必非微者穀梁謂公自逆是也未至而稱婦則成禮于齊明矣圖昏於喪期之內又成禮於婦家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故諱不書公以示貶

狄侵齊

春秋霸業之盛首推桓文以其攘外而安內也狄雖敗於箕未幾復侵齊春秋書之譏晉襄無攘卻之謀而齊霸不紹也

秋楚人滅江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爰于也究度皆謀也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喻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也

春秋中以慕義從霸遂致滅亡者江與黄是也當

桓之世黄為楚滅齊不能救君子憫之江被圍經年晉霸不競不能撼楚以庇江春秋書圍書滅著晉襄之無遠謀見江上下同力效死乃亡國之善辭也不書奔死社稷也

晉侯伐秦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邧杜注秦邑在今陜西澄城縣境新城杜注秦邑今澄城縣東北有古新城即梁國之新里也以報王官之役王官役在三年

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臣得志於江

為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末矣况救江則遣大夫伐秦則君親之故書晉侯伐秦於滅江之下見其急於修怨而緩於恤患也爵晉侯非善之以其徇私亟戰而不知戢故目其人而責之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以魯人失所賦故佯為不知

昔諸侯朝正于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因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解已所以不辭亦不荅之意

禮諸侯歲相問殷相聘殷衆也殷見曰同十有二

年五服盡朝故曰殷見殷見既畢諸侯更遣大夫以交於鄰邦謂之殷聘令殷見則亡而殷聘則存聖人書之以傷周道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傳 冬成風薨為明年王使歸含賵傳

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仲子不稱夫人稱夫人自風氏始春秋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三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四

文公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左傳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榮叔天子之上大夫榮采地叔字也

公羊傳 含者何口實也 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 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榖梁傳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

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乘馬曰賵所以助葬成風未葬故言早而含已晚已殯故言晚

春秋繫王於天以履天位治天職所惇庸者天叙天秩所刑賞者天命天討文公以風氏之喪訃於王非禮也王不能正反歸含賵失天理矣故特不稱天言弗克若天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成風書葬是祔於姑也隱公時仲子猶別立宮以祀今則儼然並尊又私謚焉亂禮甚矣書其實以示譏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穀梁作毛伯

左傳 召昭公來會葬 召采地伯爵天子卿也 禮也 成風莊公之妾母以子貴故曰禮

穀梁傳 會葬之禮于鄙上 鄙竟也為送葬來故從竟至墓上

王臣下聘桓公宰糾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書

字從同也今王以夫人之禮喪成風再不稱天何也謂而賵含尚曰不可又使卿來會葬將祔之於廟則其事益隆失益甚矣故復去天以示義

夏公孫敖如晉

王含且賵又使卿來會葬禮莫隆焉不往謝而亟如晉慢王尊霸不貶而惡見矣

秦人入鄀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鄀介秦楚之閒商臣弒逆鄀叛楚而即秦以穆公為可恃也及楚滅江懼而貳於楚秦不能庇鄀乃稱兵以入之而其後鄀卒為楚所并王政不行小國之無罪而就滅亡如此可哀也夫

秋楚人滅六六杜注六國廬江六縣在今江南六安州北

左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

冬楚公子燮滅蓼蓼杜注蓼國安豐蓼縣今河南固始縣東北蓼城岡即其地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蓼與六皆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皋陶後也庭堅皋陶字

鄀滅須句楚滅六蓼皆世變之大者須句司大皥之祀六蓼實臯陶之後上古建國歴唐虞三代緜延不絶入春秋而後蕩滅無遺葢不獨周綱解紐自古聖王之政教至是而盡廢故不足以相維持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附録左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汲郡脩

武縣今河南獲嘉縣西北有故城䖏逆旅大夫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夫子壹之謂純任剛也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言過其行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剛則犯人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離罹也為六年晉殺䖏父傳晉趙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欒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皆卒為六年蒐于夷傳

六年春葬許僖公

附錄左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杜注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董杜注河東汾陰縣有董亭在今山西聞喜縣東北接絳州界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宣趙盾謚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當輕重辟刑獄

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修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季文子即行父季友之孫且娶焉

季友以原仲之舊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

祖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婚耳韓侯因朝而娶詩列大雅則於禮無譏故經但以出聘書而不及其私與友之葬原仲異也

附錄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善人者民之望也殺以殉葬是棄民望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話善言也為作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導也表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敎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東方諸侯為霸主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過求何害

王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即位六載未嘗一如京師而朝晉者再且數遣

聘問知霸主而不知有王比事以觀罪可見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羊作讙

左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趙孟趙盾也立公子雍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懷嬴所出辰嬴嬖于二君辰嬴即懷嬴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

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國名姞姞姓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處狄時妻故復讓之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

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杜注晉地今河南濟源縣西有郫亭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左傳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禮諸侯五月而葬今三月不及期非禮也又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晉文昉為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襄仲以卿往會亦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穀梁作夜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于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討其殺處父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臾駢趙盾屬大夫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佐中軍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臾駢戮辱也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是遷怒也夫

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謂作中軍大夫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于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

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臣闇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賢者多才也戰

主攻伐仁者有惻隱之心不如多才者有權畧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待諸侯會葬在鄗上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言與君言出則詭辭不以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言之辭

凡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射姑實殺處父而罪累上者見人君以公正之道進退其臣人自心服無所歸咎襄公乃漏言於射姑嫁怨於處父雖非身

殺之而以失言殺之等殺耳故襄公已卒而書國殺所以為後世戒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而民生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為治也

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祖廟每月

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曷為不告朔謂不言朔而言月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朝者因視朔政闕無政而朝故曰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約得六十日而再閏積眾月之餘分以成此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猶

之為言可以已也告朔然後朝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

諸侯月朔告於廟謂之告朔因以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因月之虧盈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在禮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諸侯不奉以告是輕正朔慢時令也況一月之内百官修政於朝庶民服事於野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猶朝於廟者幸其不已

之詞也

七年春公伐邾

左傳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公羊作朐郚杜注魯邑下縣南有郚城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南

左傳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封內屬國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寘文公子焉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使為守須句大夫非禮也絶大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辭也使若他人然據昭三十二年正月取闞亦邾婁之邑未嘗書日今以日為内辭者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所以深諱其貪利取邑也然僖公嘗伐邾取須朐矣何以不為内辭哉公羊之説非也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故錄日以志之然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已乎

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

晉襄既卒國未立君公乘其閒伐邾取邑絶大皞之祀俾邾之叛臣守之貪土地而舍逋逃又重勞

民力城内邑以防邾師之至心有慊焉故畏鄰國之伐而不知愈重其過耳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王臣穀梁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樂豫為司馬戴公元孫鱗矔為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成公卒其弟禦

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尋即將尋斧柯之尋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

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

公羊傳何以不名成公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稱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臣以擅寵逼君故言有罪

成公在殯昭公首為亂階至使公族構難大夫罹殃經書宋人以著國亂無政而昭公之不君亦可見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蔑公羊作眛奔上有以師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在僖二十四年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逼已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初使先蔑逆子雍故言背靈公大子夷皋也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故蔑猶在職堇陰杜注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

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按令狐今山西猗氏縣地刳首當在今滎河臨晉閒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荀伯林父曰為同

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 士伯先蔑 其人曰能亡人于國 言能與人俱亡于晉國 不能見于此焉用之 何用如此 士季曰 士季士會 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 言已非蔡先蔑之義而從之 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恐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公羊傳 晉先眜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眜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 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于戰貶之 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言從免外去

穀梁傳　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輟止也為將而獨奔故曰逃軍

晉人舍適嗣而外求君其始已失及畏偪立君不知以禮謝秦而悍然興戎掩其不備葢晉人為志乎是戰也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先蔑之奔不言出明自軍中去也

狄侵我西鄙

左傳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

舒且讓之時賈季奔在狄酆舒狄相酆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魯嘗患戎未嘗患狄蓋狄遠魯且懾晉也至是晉搆秦難不在諸侯魯閒之而近伐邾狄亦閒之而遠侵魯春秋書此罪魯之不自正而晉業之替亦見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在今

河南原武縣西北

左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不敏猶不達也諸國皆在公獨後是不達于事此傳自釋凡例之意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通指曰眣文公內則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為諸侯所薄賤故不見序

穀梁傳　其曰諸侯畧之也

以大夫主盟諸侯自會扈始趙盾初立靈公專執晉政彊會八國之君而自主盟若晉無君然故諸侯不序而趙盾不名所以著大夫之專也

冬徐伐莒

徐僭號即戎厥後自進於中國數從會伐經皆稱人以其能附中國也今以中國無霸興兵伐莒故復以號舉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羊穀梁作莅）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子遂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鄢陵杜注莒邑）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惠伯叔牙孫）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

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穀梁傳蒞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以徐伐莒而往涖盟嫌非兩國交盟之例故明之

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請修洮之盟而敖因盟莒以代弟逆婦且為不道經第書涖盟所謂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也

附錄左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

日元年晉伐衛取戚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

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八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揚晉大夫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並歸所取戚田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舊取衛地以封之今並還衛也申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汜水縣界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傳秋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為公孫敖如周弔傳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羊作伊雒戎暴杜注鄭地

左傳遂會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

翟泉之盟猶有王人及魯公涖焉以大夫而專會盟自衡雍始其後趙盾仲遂皆為弒君之賊而有後於魯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其兆早見於斯矣遂既盟趙盾四日又盟雒戎而再以名見不書遂會葢以二事出皆有公命左氏之說非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

公羊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内辭也不可使往也安居

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不至而還用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何以不言出據慶父言出奔遂在外也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

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其未復畢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加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也禮君言不宿於家況教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無王無君罪莫甚焉文公既不加誅又不再使卿往亦罪也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為重也不言出受命矣自外出也

螽公羊作𧒂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

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致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諸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皆以官名舉言之曷為皆官舉據宋殺其大夫山不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宋以

内嬖三世妃黨爭權相殺主惑不知所任故舉其官

穀梁傳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殺其大夫志亂也二人皆以官舉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故以其官責之而宋國無政昭公之不能定位已於此見其端兆矣

附錄

左傳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于上軍也夷蒐在六年

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勲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菫陰七年晉蒐于菫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著五人作亂之由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來求止此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

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襄王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俱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各信恩于其下）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于其封內

三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據未稱王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供天子之喪故毛伯來風魯以求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冡宰不

能制國用而下求諸侯不貢而致王求皆非也自是以後魯不修貢而王亦無求矣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穀梁傳 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左傳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莊叔即得臣

公羊傳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

往者則書

穀梁傳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

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此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不赴故不書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

夫人與君敵體然適他國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此書致以歸寧告廟得其正也歸寧常事爾宜不書然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於出姜之至見之又歸寧雖常事而出姜之歸寧以不安於魯而歸告於父母則非常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穀梁傳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三大夫作亂殺中軍佐固有罪矣曷為不稱國討時晉侯年幼政在趙盾故稱人以殺見大夫專作威福而政不自君出也

楚人伐鄭

左傳 范山言于楚子曰范山楚大夫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

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狼淵杜注潁川潁陰縣有狼陂在今河南許州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華耦華督曾孫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獨書公子遂者春秋于魯事自非特為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于他國也

楚自城濮以來不敢窺諸國以文襄之烈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之時而趙盾不能折衝弭患

乃視為常役緩不及事致楚得志而晉遂不競矣

夏狄侵齊

楚得志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附錄左傳 夏楚侵陳克壺丘 壺丘杜注陳邑在今河南陳州南境 以其服于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 子朱息公也 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 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故曰異

穀梁傳 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地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楚君臣始竝見經

左傳 冬楚子越椒來聘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執幣傲叔仲惠伯

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據屈完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許與也言進之當以漸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先儒皆謂春秋與楚慕義能以禮交諸侯故褒進之乃樂與人為善之義此大非也商臣負覆載不

容之罪乘晉霸之衰圍江圍巢滅江滅六滅蓼伐鄭侵陳侵宋其聘魯乃遠交近攻之術亦所以窺伺東夏耳春秋乃用此褒之而赦其大惡逆天理悖人情矣而謂孔子有是乎蓋中國無霸楚勢日張魯人畏其憑陵喜於來聘而以待齊晉之禮待之故舊史備其辭孔子仍而不革以著諸侯畏楚之情實耳觀十年冬楚次厥貉亦書爵則以書爵為褒其不可通也審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公羊傳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不可使卑及尊也

穀梁傳 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為夫人故不言夫人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為妻之正

秦晉方不睦而魯善於晉故秦人歸襚以結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過時始至不以緩為譏以其始通錄之也僖公成風雖母子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不言及卑不及尊也不稱夫人以義不得言及苟稱夫人則辭不別白嫌於僖公之夫人耳

葬曹共公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四